

# 河城互动视角下的海河历史文化

白俊峰 尹承龙

## 深学深用习近平文化思想 津派文化大家谈



### 海河对城市网络体系的塑造

在以往的认识中,天津城市形成的大致脉络是:金代直沽寨、元代海津镇,明代设卫筑城发展至今。这里存在三个问题:一是时间轴线较短,没有从全时维度观察;二是讨论范围狭窄,忽视了周边城镇与中心城区的互动;三是认识存在误区,将直沽寨、海津镇、天津卫看作单线条的连续进化,回避了时空演进的复杂性。天津平原城市并不遵循古代聚落发展的自律性,只有将其纳入到国家漕运保障体系之中,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其此消彼长的规律。海河的漕运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前述曹操所开平房、泉州二渠及新河,刻画出天津的运河网络雏形,将天津与中央王朝,以及南部平原与北部山区沟通在一起,这使海河成为漕运运渠的起点。此后受漕运影响,天津平原的城镇体系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段的演变,最终形成今日之格局。

第一个阶段为隋唐。为将江南漕粮转运至蓟北,姜度“约魏武旧渠,傍海穿漕,号为平房渠,以避海艰”。位于海河尾闾的三会海口首次成为海漕转输基地。中唐以后,平房渠失去功能,三会海口所在区域就此黯淡。因其带有显著的军事色彩且存在时间较短,并没有形成城市。

第二个阶段为辽金。这一时期,北京成为北方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中心,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靠漕河。海河北部的宝坻作为北京东南门户,得益于盐业和水运枢纽的优势,开始由邑成镇,由镇成县乃至为州的快速发展。同样受益于盐业和漕运,海河南部地区也于东平舒县治西迁千年后再次在静海设县。至于金朝所设直沽寨,是一个军事驻防单位。

第三个阶段为元朝。元朝建立后,都城的供给主要靠海运江南粮米至直沽(大直沽),然后沿海河至运河转运北京。为解决直沽至通州漕渠遥远的问题,将金代潞水漕渠裁弯取直,由蒙村、跳梁务至杨村还河,河西务与大直沽作为漕运转的重要节点,开始迅速发展为新兴城镇。元政府在河西务设十四仓以储漕粮,并置都漕运司管理漕运,还曾将漷州州治移此,此时的宝坻则因漕运功能消失沦为普通县城。大直沽地区置接运厅、临清万户府、广通仓,舟车攸会,聚落始繁,并于元延祐三年(1316年)改直沽寨为海津镇。此后,以海津镇为中心的海河干流地区,成为沿运河城镇体系与沿海城镇体系节点部位的交通枢纽、军事与宗教中心。元末海运中断,失去漕运功能的河西务与大直沽亦繁华不再。

第四个阶段为明清。明代三岔河口的小直沽掀开了天津城市发展史的崭新一页。因地处“海运商舶往来之冲”,明永乐二年(1404年)开始在该地区设卫筑城,并得名天津,主要承担军事戍防、督护漕运、屯田建仓等职能,这也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天津城市有600多年历史的“起点”。清代天津城政治地位提升,经济也飞速发展。雍正年间,宁河从宝坻析出设县。至此,天津城北有武清、宝坻,东有宁河,南有静海,天津平原形成以天津城为中心,众星捧月的城镇网络和空间形态。周边独流、杨柳青、西沽、蒲口、咸水沽、葛沽等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市镇,运河与海河沿线的城镇格局基本奠定。

通过以上梳理,不仅可以解答之前的问题,也能了解天津古代城镇网络体系形成的特点。

城镇空间格局受海河漕运深刻影响。城镇因漕运而兴,且易受漕运政策调整和漕运线路变化的影响,早先呈散点分布且起伏不定,明代设卫筑城后天津平原才诞生了一个内核城市的雏形,至清代形成稳定的城镇网络体系和人文地理环境。这是一个靠向海河干流并最终在此形塑的过程。

天津城的演变脉络有其独特的模式。前述金代直沽寨与元代海津镇,都缺少演化为城市体系之内的条件,不具备天津卫城的发展潜力。直沽寨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单位,海津镇虽在元代大兴,但发展势头因漕运路线改变被遏制。直沽寨与海津镇之间,不存在必然的城市演化关系,天

地位不仅在地理概念上消失,也逐渐失去行政、教育、文化等职能,城市中心以海河为轴线向东南方的租界区转移,两岸工商业林立。袁世凯还学习西方理念,在海河北岸规划建设河北新区。此时的天津俨然微缩的世界舞台,华洋杂处,中西杂糅,雅俗并存,彻底与古代传统城市形态告别。

由此可见,天津城市空间形态、社会结构的变化始终与海河保持密切关系。海河既影响了明代以来天津城市的样子,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。

### 海河对城市精神气质的塑造

前述海河对天津城市自然基底、网络体系的塑造,大体属于物质层面,对空间形态的塑造兼及社会结构演化。那么,海河对天津城市的精神气质产生什么影响?讨论这个问题,事实上是对海河文化内涵的再揭示。

精神气质是城市的文化基因。如果将文化看作一个生命体,文化基因则是这个生命体的基本构造和性能,演绎着文化产生发展的全部过程,也储存着文化产生发展的全部信息。对地域历史文化而言,文化基因是带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持续传递的文化元素,主要表现为文化传统、价值认同、道德观念、行为规范、风俗习惯等,亦即文化结构的精神层次。可以通过提取、分类、解码这些元素,了解其生成、复制和传递的脉络,构建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谱系。解码地域文化基因有两个主要对象:文化遗产和地域历史。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载体,地域历史则是文化基因传承发展的过程。天津历史文

化具有多源性与多元性特征,其文化基因也带有这样的特点。海河给城市带来了包容的文化基因,恰如其九河入海的大格局,体现出包容万象、吐故纳新的开放性格。这也是海河文化鲜明的精神气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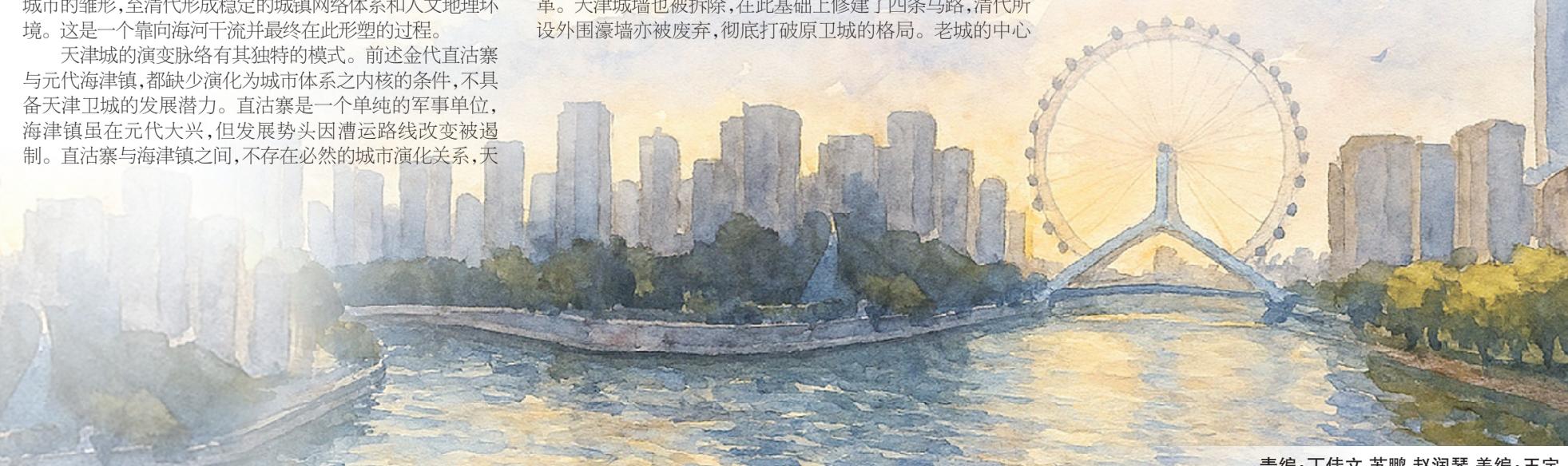
包容气质是历史演化的结果。天津紧邻400毫米等雨线这条地理与文化的分割线,在古代长期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,以及不同民族、不同政权、不同文化碰撞交流、融合共生的前沿,海河则是其显著的地理与文化标志。这在考古材料中有充分体现。春秋时期,齐燕两国的东南分界为海河干流一线。北部武清、宝坻等地发现的战国遗存带有典型的燕文化特征。南部津南、静海等地长期被齐国控制,但曾短暂成为燕国属地,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的特色。进入秦汉时期,海河南北的历史遗存与中原腹地高度趋同,反映出大一统帝国对区域文化的塑造。隋唐之后,尽管海河在很长时间内是宋辽对峙的界河,但随着漕运的繁荣,愈发显现出沟通南北的包容性。明代设卫以来,粮艘辐辏、帆樯林拥,城市以担当的胸怀吐纳四方。清代前中期,伴随着向地方行政中心的转型和区域经济中心的迈进,天津成为运河沿线三大文会中心之一,人才富集,文风炽盛。晚清以来,大沽炮台见证了战火硝烟,三岔河口目睹了风云际会,天津依然包容接纳先进思想,在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中引领风骚,开创了工商、文化、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先河。

人是气质养成的最核心要素。历史是人创造的,海河文化的气质和天津城市文化的气质,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层累生成、延续传承的结果。天津历史上便是移民城市,在漫长的海河互动中,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人口流动,既是候鸟迁徙的中转,也是俊彦养育的沃土。明代卫城戍卒分春、秋两班,一班留城值守,一班分屯各地,军、官、民籍来自四面八方。明清鼎革导致土著凋零,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,清代前中期出现“南人北上”现象,朝廷重臣、士林领袖、文人墨客频繁出入盐商园林,或途次,或客居,或占籍,七十二沽帆影往来、冠盖如云,极大地促进了天津高雅文化的发展。清末民国,天津更是吸引大批政商、文化界名流在海河两岸筑楼设宅,多元文化碰撞交流。天津人热情幽默的性格基因与城市的包容相契合,源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。

包容必然带来文化的多元性。海河为城市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,这些遗产不仅承载着城市的记忆,也反映了城市的开放和包容。受益于海河的沟通之便,多元文化在天津扎根,并衍生出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文化形态。仅以妈祖文化为例,元代漕运大兴,妈祖成为重要信仰。妈祖文化进入天津后经历了不间断的传承、演化和与本土文化的融合,形成独有的地方民俗文化——天津皇会,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,1998年,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大直沽的天妃宫遗址进行发掘,揭露出完整的明清天妃宫大殿基址,并发现元代建筑基础1座。出土的元代蓝色琉璃瓦表明,天妃宫在元代是等级较高的官庙,凸显了大直沽地区妈祖信仰的兴盛。天妃宫遗址是天津城市考古的重大发现,为研究天津城市演变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,被认定为天津城市“原生点”的标志,也使“先有大直沽,后有天津卫”的说法成为信史。天妃宫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其上建设了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,已成为观察城市历史的窗口。

21世纪的今天,站在海河岸边眺望这座城市的繁华,触摸这条河流留下的痕迹,感知这条河流曾经的沧桑,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条件解码、激活河与城的文化基因,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,在唤醒记忆的同时,建构新的叙事。

(作者分别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、研究馆员,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副研究馆员)



人对环境的改造。人类具有逐河而居的天性,河流在施惠于人类的同时,也带来灾害。历史上,海河水系屡屡泛滥,人类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。海河水系的形成,也与人为因素相关。东汉末年,曹操开辟平虏渠、泉州渠和新河,沟通了黄河故道白沟、清河、呼沱和泜水,形成贯穿天津的河流干线,使天津成为华北平原河道的枢纽,对后来天津平原城市的演进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需要说明的是,文献记载的这几条运渠尚待深入研究。